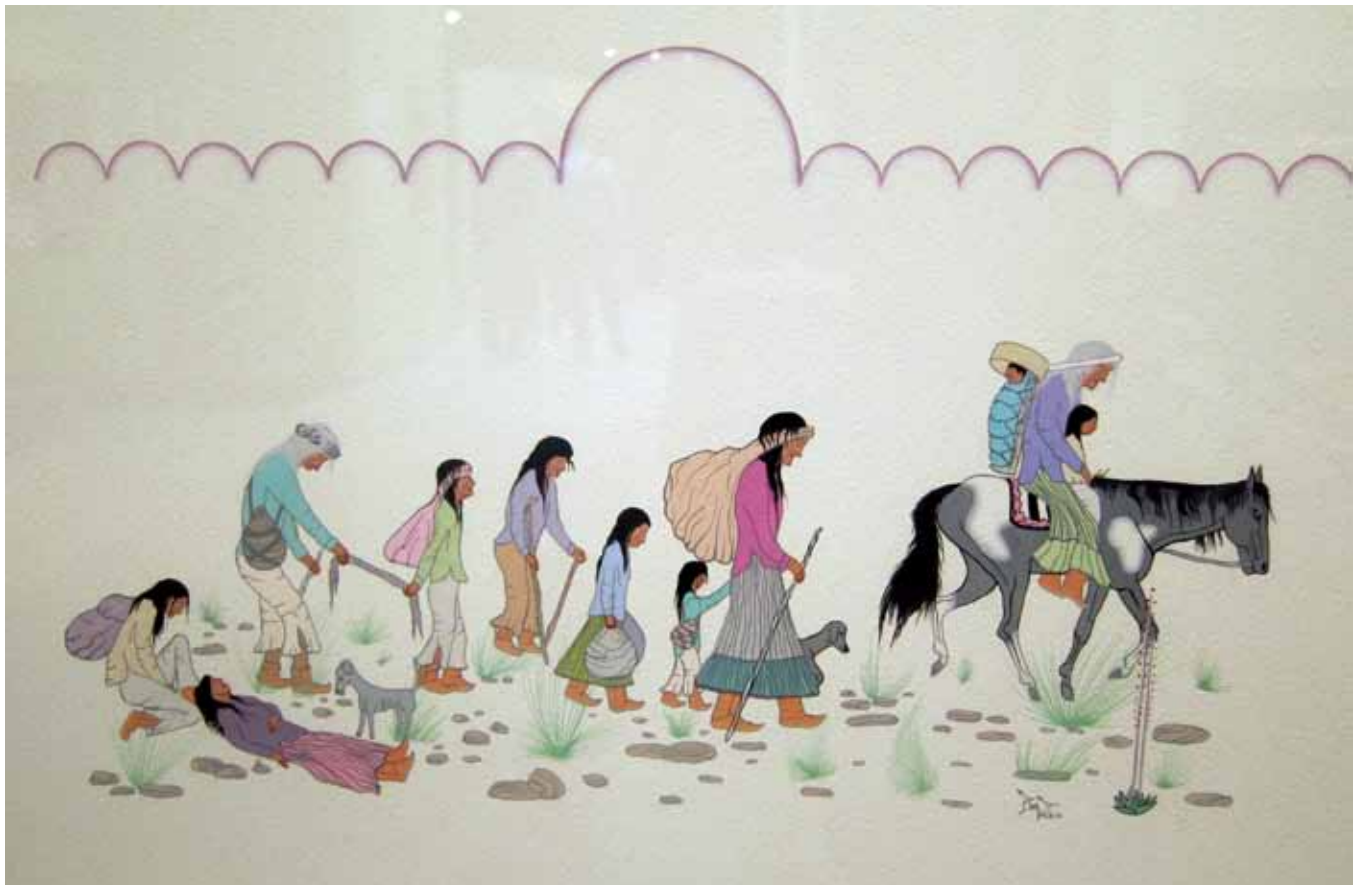


以那瓦霍博物館教育功能為例—— 初探美國原住民那瓦霍族傳統文化之延續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of Navajo Nation Museum and the Continuity of Navajo Culture

魏振瑜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Wei, Chen-Yu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長遷」，那瓦霍語稱為「Hwéeldi」

緣起

筆者有機會體認到美國那瓦霍族(Navajo)傳統文化，應要從MCCA計畫談起。MCCA Program (Museum & Community Collaborations Abroad Program) 為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與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局(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共同舉辦的國際博物館文化合作獎勵計畫。此計畫以鼓勵美國博物館與國外博物館合作交流為基礎，並帶入相關社群參與，讓民眾有機會與他國文化學習、分享與連結。

「愛分享：東·西博物館及社群串連計畫 iShare: Connecting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East and West」,

於2010年5月獲獎後計畫後開始執行。本計畫由科羅拉多大學自然史博物館(University of Colorad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各擇一目標社群(source communities)共同合作,科羅拉多大學自然史博物館與美國那瓦霍博物館(印地安族群);國立臺灣博物館與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排灣族群),四館共同推動博物館與在地的管道並建立、紀錄並收藏當地原住民自身的非物質文化資產,透過計畫,協助在地社群提高其對文化相關事物的所有權以及當地博物館知識產權的意識並增進彼此對異質文化的認識與尊重。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之內容包含原住民無形的傳統知識與文化表現形式,針對無形文化遺產流失的危機,那瓦霍博物館透族群教育、學校合作、母語教學與結合社會資源等行動加以延續。本文試以那瓦霍博物館為例初探該館如何從教育功能的面向保存與延續那瓦霍族傳統文化。

美國原住民自治—那瓦霍聯盟政府

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原住民,當哥倫布在1492年10月第一次到達美洲時,印第安人在美洲的總人數,估計約1400萬至4000萬人(李春輝,1983)。美國原住民政策從早期如1820年採取遷移政策迫使各印地安族搬離居住地,1830年制定「印地安遷移法」,發生著名的「五大部族遷移」的悲慘事件,1842年為達到「隔離並同化」的目的,成立印地安事務局以及印地安保留區,1886年通過以財產(土地)私有主義為法源的「印地安一般土地分配法」,使印地安傳統的土地共有制遭到破壞;又以獲得美國公民地位為條件,誘使印地安人接受土地分配。1890年發生「Wounded Knee」事件,蘇族最後一位酋長大腳(Big Foot)被殺,從此印地安人就未發生大規模的反抗,美國政府才停止了軍事上的迫害。1934年美國政府檢討錯誤的隔離同化政策,而制訂「印地安重組法」,希望藉此能使印地安人回歸傳統的部落生活。1968年通過重大的「印地安民權法」,獲得憲法位階的法律保障,從此原住民族擁有相當的自主權。¹印地安法體系涉及了土地利用、水與礦產資源治理、

經濟開發與保存等面向。

美國的原住民族中那瓦霍族(Navajo)保留區(Indian Reservation)位於美國中西部四州交界處。當今那瓦霍人口超過30萬,那瓦霍族人自稱為「Diné」,即「人」。那瓦霍族人的居住地(Diné Bikéyah, 或Navajoland)包含了猶他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與新墨西哥州,面積約有27,000平方公里。那瓦霍族原本居住於落磯山脈東方,以狩獵維生,後來南遷到亞利桑納州與新墨西哥州一帶。從Navajo創世神話中所述祖先遷徙歷經的五個世界,可以窺見其祖先長途跋涉的民族遷移記憶。Navajo社會以各自獨立的狩獵團體為組成單位,並發展成部落社會,女性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家族羊群為年長女性擁有,並由女兒繼承²。

回顧1863至1866年之間,美國政府與當地發生無數的主權戰爭。1866年有8,500位那瓦霍人在游擊戰中被俘虜,成千上萬的那瓦霍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前往博斯克雷東多,新墨西哥,步行超過450公里,青年人和老年人一路上從寒冷,飢餓,或被謀殺死亡。這永遠不會忘記的痛苦旅程與恥辱,被稱為「長遷」,那瓦霍語稱為「Hwéeldi」。1868年12位部族領袖被釋放簽訂條約敘明美國政府同意成立那瓦霍保留區、交易站、倉庫、木匠站、鐵器站、學校、教堂等各一間,並提供那瓦霍人15,000頭羊群與500頭牛群。而那瓦霍族則同意停止與白人間的對立與反抗行動。自此那瓦霍族的人口及保留區日益增加。

目前那瓦霍聯盟委員會由110個當地社區選出24位代表,並推選議長主持會議。那瓦霍聯盟擁有自己的法律、語言、學校、警察及選舉制度等,堪稱美國的國中之國(Navajo Nation),現任部族首長為President Ben Shelly,筆者所屬的愛分享團隊有機會於2011年11月得到部族首長的接見與會談,部族首長提及那瓦霍族的歷史及現今聯盟自治政府擁有行政、立法與司法權,亦擁有自治法庭,並且強調以那瓦霍博物館為平台傳承其文化教育的政策目標。



¹ 資料來源: <http://www.wisknow.com/version/institute/c3/04.htm#01>

² 資料來源: <http://omnivoyage.org/chinese/writings/032.htm>

以教育服務為核心的那瓦霍博物館

一、歷史與組織功能

那瓦霍博物館(Navajo Nation Museum)隸屬於那瓦霍部族自治政府歷史保存部，位於亞歷桑納州窗岩區。博物館營運從1961年依照長老們的決議而設立，從早期的1名館員、1間展室開始經營，1998年博物館搬移至現今擁有54,000平方公尺建築主體，建築結構依照那瓦霍傳統家屋的形式建造，軟體部分擁有現代化的設備，自治區議會並決議逐年增加博物館的人力編制與經費，支持博物館的運作。博物館為當地民眾交流的核心，屬性為綜合型博物館，主要有展示、教育與服務、文物典藏與研究等功能，擁有特展展廳、戶外傳統家屋體驗區、圖書館、視聽演講廳、露天劇場、餐廳與賣店等空間。

二、文化保存與詮釋

博物館專業人員致力於有關那瓦霍族的文化保存、語言傳承、歷史紀錄與主權的詮釋，並作為認識那瓦霍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博物館的典藏豐富，擁有民族學、考古學、藝術、文獻資料及超過40,000張的照片檔案與輔助材料。那瓦霍族擁有豐富的工藝文化，如馳名的毛毯編織、沙畫、彩陶、銀器、珠寶工藝等，典藏品在在刻印著那瓦霍族豐富的神話傳說及象徵了那瓦霍生活的符號化的表達。少數族群在面對多元文化社會中主流文化的侵襲與資源掠奪加速了文化流失，然而詮釋與研究又是如此的不容易，以編織毛毯為例，每幅毛毯都有其意義及故事，例如新墨西哥州那瓦霍人與亞利桑那州那瓦霍人對於相同物件各有不同的詮釋版本。所以，今日要完整詮釋文物背後的真正含義非常地困難與費時。又如那瓦霍著名的傳統工藝—沙畫，沙畫源自於族人的治病儀式，藝師手捻由花瓣、花粉、玉米粉、細沙、磨碎的礦物質等不同材料所製的細沙，在地面上進行創作，伴隨著那瓦霍傳統歌謠，在傳說中的精靈及yei(神聖的人)啟示下，完成一幅幅獨特的幾何圖形畫作。色彩豐富，包含紅色、白色、藍灰色、黑色、橙色等各種顏色，畫幅大小不一，直徑最大可達5.5米(李宜霖，2004)。

那瓦霍博物館致力於發揮博物館中各種教育潛力，讓觀眾在輕鬆的氛圍中學習經驗。博物館固定提供參訪民眾團體導覽與親子活動；針對成年觀眾規畫系列的講座或小型討論會；依照傳統節慶舉辦文化晚會、傳統樂舞表演、競賽提供社區區民參與。教育人員回歸族人傳統受教育的方式，透過說故事，連接部落傳統日常活動。

三、與學校的合作

原住民族為了免於被主流社會同化的宿命，而逐漸意識到擁有「教育自主」的權力是振興族群文化的關鍵(馬昀甄，2012)。博物館透過與那瓦霍寄宿學校(Hunters Point Boarding School)的互動，培養學校師生使用博物館資源與發展到校服務，共同實踐教育的使命。博物館與學校目標之一從認識自我文化出發，培養學生具有本土意識與民族情操。例如博物館以那瓦霍部族旗辦理相關教育詮釋與活動。部族旗象徵了該族的政治、經濟與哲學觀。族旗的設計者Jay R. Degroat，由複選的140件設計作品中勝出。該旗先由那瓦霍部族議會採用，於1968年5月21日第# CMY-55-68號決議通過。族旗以棕褐色為背景，上方有紅、黃、藍色組成的彩虹，彩虹下的自治區象徵著自治區的主權，彩虹下位於東、西、南、北四方有那瓦霍族人認定的四座聖山為邊界，位於四座聖山內的領域即那瓦霍的領域與保存地。在保存區的中心為一白色圓形，描繪出太陽位於圓形上方，左右兩邊弧形環繞著各一束玉米莖，最下方有一隻羊，放牧綿羊可供作食物，羊毛透過剪切，分梳，紡紗，染色和編織可供衣物、交換物，這些都提供了一個那瓦霍人所需要經濟來源。位於羊的上方左方有一匹馬，右方有一頭牛，農作物玉米及描繪出的上述三種主要牲畜象徵著當地的生活經濟。圓心的中央勾勒出一開採中的油田，象徵著部落未來潛力無限的天然資源可供利用。在油田的左側有一間傳統家屋，右側有一間現代的房屋，象徵著族人的過去傳統與現在的生活延續與家族傳承。油田的上層繪有一片保護區，保護區內有水源、動植物等，象徵著部落的起源與生生不息。最頂端位於太陽的照射下，繪有數座鋸木廠象徵著部落工業的進步及未來發展的繁榮。

當地的耆老督促年輕人在清晨練習跑步，迎接太陽的升起，培養孩子們健康的身體、心理和飽滿的精神。博物館也與學校合作辦理各類競賽，做為發揚部落文化和展現榮譽感的重要方式。透過教育活動對於文化的對照，教導學生深入了解自我文化的特質，認識那瓦霍部族特殊的歷史定位，體認並喚醒部族意識，正視自己對部族的責任。愛因斯坦曾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學校及博物館對於鼓勵孩子們發展自己的潛能、興趣與創造，透過目標性的引導受教者向價值層次更高境地前進。當然另一主要目標也教導學生認識與尊重其他族群的異質文化，從日常的生活中，培養人權、永續、世界和平的觀念。教育是博物館的核心價值之一，博物館透過與學校的互動，培養學校教師使用博物館資源，共同實踐教育的使命。

四、以母語作為導覽教學

語言是文化和思想的核心，一個族群的生活方式、歷史與哲學體系都透過語言進行溝通。雖然，當今美國印

地安原住民的主要語言是英語，但傳統語言仍然是重要的文化認同。根據歷史記載，在北美洲約有500種不同的印地安語言，屬於Athapaskan語系。現今許多原住民族正致力於維繫語言的存活，博物館聘用傳統巫師(medicine man)為教育人員，主要負責文化及語言的推廣。那瓦霍語因為其獨特的語法音調及詞彙，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美軍用來當作密碼成功傳遞情報，成為歷史上唯一從未被破解的密碼。而教育活動之一即透過教育人員的母語解說與示範，推廣認識傳統那瓦霍傳統家屋的意義與功能。博物館人員Robert Johnson(傳統巫師)專職負責為觀眾介紹有關戶外展示區傳統家屋(Hooghan)的功能與意義。

觀眾在進入傳統家屋內依照傳統禮俗，聆聽解說與故事分享。傳統家屋分為陰性與陽性，陽性家屋通常作為祭典、會所或醫療用。陰性家屋作為居住用。建造家屋的材質不一，大都使用當地之石材或木材。位於博物館之戶外



典藏庫房



編織示範區



展場

家屋屬陰性，為八角形。傳統上，那瓦霍人認為大自然的法則與禮儀之道來自那瓦霍聖靈與聖山。家屋的屋頂象徵天空與父親，四周的牆象徵山，屋內的土地則象徵大地母親。家屋大門一律朝向東方以迎接陽光，家屋內正中央為生火之處，爐火的西方放置盛水器，東方放置生火

器具。在擺設上，門的左邊懸掛狩獵用的弓箭，東北方置放羊毛編織架，北方置食物用品，西北方、南方及西南方為睡覺區，西方置放祈福儀式用品及藥品，門的右邊置有石磨與刷子，東南方置放農耕用具。每日生火後的灰燼會統一於清晨時埋放在家屋外的東北方，象徵源源不絕之意。在家屋內舉行傳統儀式時，族人亦依照性別與地位分坐於屋內兩側，在巫師尚未進門前，大家可隨意聊天，但待正式儀式開始後，不可隨意走動與離開。進入家屋時必須以順時鐘方向行進。

五、結合社會資源增加曝光機會

那瓦霍部族原為母系氏族形式，女性在那瓦霍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1952年起那瓦霍部族博覽會開始選拔那瓦霍小姐(Miss Navajo)。其意義及責任不僅代表了那瓦霍傳統文化也兼顧了現代化，同時也象徵部落對女性的尊重與榮耀。跟其他國家的選美比賽相較，那瓦霍小姐要能戴上這個后冠，更重視女性是否熟稔那瓦霍語言、文化、技藝與傳統等先備條件。那瓦霍小姐象徵著部落母系中各大家族的女性領導權，她也同時扮演著祖母、母親、阿姨及姊妹的角色，也就是說她可以化身為領袖、教師、



與學校合作族語教學



那瓦霍博物館



戶外展示區傳統家屋外觀



戶外展示區傳統家屋內部



學校合作活動—傳統家屋



2011那瓦霍小姐

諮詢師和朋友。博物館陳列歷屆部族小姐的資料及選拔的意義，同時也固定與身著傳統服飾與配件的部族小姐共同推廣那瓦霍傳統活動與文化宣傳外，並與當地的兩大報紙 Navajo Times 與 Gallup Independent 的媒體文宣合作，結合緊密的夥伴關係。

博物館依照不同的社群團體建立合作模式，例如目前博物館正結合當地多元的藝術家與文化工作者，包括語言、舞蹈、攝影、編織、沙畫、建築等面向，規劃籌備有關那瓦霍文化與歷史的特展、教育活動及巡迴展覽，與其他友館聯盟，以介紹那瓦霍族的生命力。博物館目前亦發展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力量，透過官網與 Facebook 等網絡的連結，與更大的社群溝通，同時也透過虛擬社群參與文化資產的詮釋，增加民眾參與共同建構文化的可行性。

六、愛分享：東西博物館及社群串連計畫

「愛分享：東西博物館及社群串連計畫」回歸以族人分類蒐集各項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的工作，同時透過愛分享網站的建置與大眾分享文化。當然，現今資訊流動快速，如何在全球化之下，保有各地民族的文化資產，自是

重要課題之一。部落的行動主導與參與，驗證新博物館學以人為主的尊重關懷與經營發展理念，讓人的價值重新被看到，而博物館典藏品的原始社群也成為博物館典藏、研究、保存以及詮釋溝通的重要社群(劉婉珍，2011)。此外，透過本計畫，我們也意識到美國許多博物館人類學部門主動歸還如原屬於印地安祭祀儀式中所使用的儀器，器物得以繼續於部落的儀式中由文化領袖或巫師使用，並且紀錄原器物因藏於博物館時，部落傳統祭祀儀式因而終止，卻因歸還後儀式再現的過程，又如博物館歸還遺骸，遺骸得以重新下葬；以觀照並尊重原生社群的文化與權力的態度，建立了新的合作夥伴關係。透過這樣的省思，博物館亦體認到部落的生活方式正歷經了改變、適應，融合了傳統的智慧及現代的實證。

科羅拉多大學自然史博物館與那瓦霍博物館的團隊也與當地學校合作，除了與教師溝通及建立夥伴關係外，也訪問了孩子們對臺灣來義鄉排灣族的問題，孩子們好奇地想知道來義鄉排灣孩子的食、衣、住、行外，也相繼提出有關來義排灣族孩子們的生活娛樂等各面向問題。透過本計畫的延伸，教育資源箱與教學資源的規劃與分享，希望不久的將來，兩邊的孩子都能對雙方的環境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彼此不再陌生，建立友誼。

結論

「新世紀博物館」一書中點出若典藏品是博物館的心臟，教育則是博物館的靈魂。教育的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傳遞與創造的活動，亦即是一個價值引導的過程。博物館為一個儲存國家、文化與共同記憶的資訊工具，提供大眾一個探索、互動、沉思、啟迪、學習與享受自身與他人文化遺產的場所(Talboys, 1996)。雖然那瓦霍民族歷經社會結構與行為規範準則的轉變，但核心價值卻須永恆地傳承，而那瓦霍博物館便肩負了美國印第安族那瓦霍傳統文化延續與傳承、提供民眾學習質問、反思當前的社會經驗，轉化視野和形塑認同的重要使命！

參考書目

- Talboys, G. K. (1996). Using Museums as an Educational Resource. England: Arena.
- 李春輝(1983)。拉丁美洲史稿。臺北市：臺灣商務。
- 劉婉珍(2011)。博物館觀眾研究。臺北市：三民。
- 網路部分
- 李宜霖(2004)。Navajo 沙畫及紡織。http://teacher.yuntech.edu.tw/~yangcs/student.../94_1_art_primitive.doc
- 馬昀甄(2012)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http://citing.hohayan.net.tw/citing_content.asp?id=2910&keyword=%B3%A1%B8%A8%A4j%BE%C7



年輕舞者